



我,老院子,她

□ 故半平芜

种茨菇的人

□ 孙名扬



徐敏峰 摄

老家村子里坑洼不平的泥土地,小木栅栏围起的菜地,隔壁老爷爷家养的土狗和猫咪,村头的小卖部和夏天常常出现的卖冰棍的大叔,屋里时常信号不好的电视机,还有我的奶奶,承载了我儿时所有的快乐。

那个时候,我最爱夏天。走街串巷大声叫卖冰棍的大叔,骑着二八式自行车,后座上绑着泡沫箱,上面盖了小小的厚棉被,里面躺着冰凉凉的老冰棍,吃起来甜丝丝、凉津津的,我们一群小孩儿一窝蜂地挤上去。回去的路上边走边吃,到家时还剩一点,被奶奶发现,她就会揪着我念叨:“小孩子哪能吃这么大的冰棍,快别吃了,一会儿拉肚子呀……”我可不会听,跑去后院,三口两口把剩下的一点冰碴囫圇吞下肚。

推开后院门,有一个凉棚遮阳挡雨,午后在那晒太阳,时常抓到隔壁家的猫就摸,摸腻了就进屋看电视。老电视机十分笨重,信号总不好,经常出现雪花,我催着奶奶换新电视,她一直答应一直不换。

隔壁家的狗叫大憨,我喜欢带着它去田地里。找到稻草堆,砌石头,和泥巴,过家家。或是自言自语,或是冲着狗说话。经常歪在稻草堆旁睡着,饭点时被奶奶揪回家吃饭并告诫我下次不准再去。但我依旧如故,乐

此不疲。

院子里种有桃树,奶奶说好养,我不懂,但我期待它结果。它不高,桃子坠下来我踩着板凳就能摘到。

逢年过节喝喜酒,奶奶喜欢带着我去,说是有好吃的,每次回来都是好几袋糖。

后来,我到县城里上学,不常回乡,但每次桃子成熟时回去,奶奶都会把摘好的桃子洗干净放在盘子里拿给我吃。夏天,她买来冰棍给我吃,也不再训我。也不知什么时候,家里的电视换了,很清晰,她叫我待在屋里看电视。但是,我已经有智能手机了,早已不看电视。过年时候她还是喜欢将我带着去喝喜酒,将糖塞我怀里,可是我已经不馋糖吃了。她时常打电话给我,语气也变得愈发温柔。

如今,路尽头早已没有推着泡沫箱卖冰棍的大叔和小卖部,取而代之的是大超市,家里也不再笨重的老式电视机,鲜有走街串巷磨剪刀擦鞋子的老爷爷,我不用踩板凳也能摘到桃子了,隔壁老爷爷家的猫猫狗狗也早已换了一批。

有一年桃子成熟季,回老家,看到奶奶,忽然觉得,她怎么老了这么多?

“你咋回来了,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,吃桃不?都熟啦,怪甜的,我去摘给你啊……我也换手机啦,叫什么智能机,说什么可以看着你的脸跟你说话,

真厉害,以前光能听到你的声音,你教教我怎么用啊……”

奶奶还是把我当成小孩子,即使已经过去十多年了,但在她眼里我还是那个喜欢吃糖、看电视,吃不到冰棍就会哭的调皮鬼。但是这时候的她在我眼里,也是个孩子,是个缠着我让我教她玩手机不教就威胁我不给做饭吃的幼稚鬼,是个操作错误联系不到我会生气的小老太太,是个我三天不打电话给她就会难过的老小孩,是个手没握稳砸坏杯子就会自责许久的孩子,是个记性已经不好但仍然没忘记关心我的——我的奶奶。我问过她,为什么不跟着去城里,她说:“根在这,能去哪?哪也不去。”我长大了,她却成了孩子一般,什么都不要,什么也不求,只是期待我们的陪伴。总是不放心我们做事,总是觉得自己还能做更多。总是担心自己是个拖累,不肯去城里多双碗筷。殊不知,那个称之为家的地方,有她在,我们才有归属感。

今年,我照常回老院子。照旧,开窗通风,走到后院,摘桃,洗桃,吃桃。待了一下午,锁门,离开。老院一成不变,唯堂屋桌子上,多了一盘新鲜桃子,和面带笑容、温和善解在相框里的她。

雪白圆滚的肚子,褐色的外皮,长着一长长的小辫,你知道这是什么吗?是茨菇。汪曾祺在《咸菜茨菇汤》中写道:“北方人不识茨菇。”事实上不止北方人,时下的年轻人很多都不认识茨菇。我在菜市场买茨菇,总会有人在一旁问我:“这是什么?”

茨菇,是一种生于南方的水生植物,由于上市周期短,且烹饪方法较少,算是一种小众蔬菜。

我对茨菇的印象,起初不算太好。一是嫌它外表不太美观,没有青菜的翠绿,也不似番茄光滑圆润、薄皮包裹着酸甜可口的汁。由于是从淤泥里刨出来的,茨菇的外表总是脏脏的,菇身浑厚钝圆,瞧着木讷无趣极了。二是其口感微苦,比不得玉米和红薯的香甜,因此小时候我家里的餐桌上很少出现茨菇的身影。

不记得是哪一年夏天,来了一批外乡人,包下我们的田开始种植茨菇。他们说着皖北方言,皮肤黑黑的,穿着很是简朴,在阳光底下劳作。扬州老一代人对外乡人的称呼听上去总是不那么好听,他们喊这些承包茨菇的人叫“侬子”。老人喊侬子,小孩也跟着喊,“侬子侬子”地叫。田里劳作的人虽然听不懂扬州话,但也能听出语气中的不善,除了下地干活基本上不会和当地人打交道。

有一年,扬州的夏天异常酷热,大部分户外工作者都停工在家休息,但是种茨菇的人没办法停下。如果不赶到田里打水,茨菇就会蔫

掉,努力了多时的成果就会化为虚无。他们只能顶着烈日酷暑,弯着瘦弱但有力的脊背在田间浇水。从远方望去,绿油油的田野中仿佛弯着一张张古铜色的弓。没人帮忙照看孩子,他们只能把孩子带在身边,就让他们在田旁的大树下乘凉。这群孩子穿着哥哥姐姐的旧衣服,衣领洗得泛白,松松垮垮地搭在幼小的身子上,脚上的鞋子也看得出明显不合尺寸,走路时边走边掉,时不时露出脏兮兮的脚丫。

兴许是受到大人的影响,村里的同龄孩子瞧不上这些小孩,朝他们做鬼脸。我的妈妈是个很好心的人,常常把这群孩子从树下叫到我们家里来,把冰箱里的雪糕拿出来分给他们吃,让他们避一下暑。他们起初不太好意思,在妈妈的坚持下,他们胆怯又兴奋地接过了雪糕。最常见的冷饮,他们视若珍宝,用手掌托举着袋子,小心翼翼地剥开包装袋。雪糕化了滴在手上,他们立刻低下头去舔一舔,红晕泛在这些小孩儿的脸颊上。

茨菇丰收了,两大袋圆滚滚的茨菇悄悄地出现在家门口。安静而勤劳的异乡人也渐渐消失在我的生活里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渐渐喜欢上茨菇的味道,它们第一眼看上去不是特别美观,吃起来也带点苦,但是剥开外皮,配上咸肉精心炖煮,咸肉的香气就完全被茨菇的敦厚包容了。每当在菜市场看到新鲜上市饱满的茨菇,我都会想起那田野中一张张弯曲的弓一样的脊背,那沉默憨厚的种茨菇的异乡人。



《初夏》 钱新明